

旗袍从烽火时初识的炫目，再到混沌有时的静默，直至劫后重生的云淡风轻

# 外婆的阴丹士林布旗袍

文 → 非文

在三伏季里，把经过霉雨季的衣物、被褥从衣橱、箱子里取出，放在烈日下曝晒一番，既可祛除阴晦的潮气，亦可预防虫蛀。年逾耄耋的外婆仍保留着晒霉的习惯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外婆、母亲与我总拢聚在那些弥漫着樟脑味的箱笼前忙活着。

每一次帮着外婆晒霉，有如经历一场猎奇的过程。当一件件物品被理出，铺展在阳光下，受到阳光最热烈、最亲和的礼遇，一并被带出的是那些积压尘封已久的往事。

一次晒霉的机会，在外婆的衣物中，我见到了一件做工极为精致的旗袍。一条蓝色的阴丹士林布旗袍。一字

型的盘扣，同色的滚边，

简单而大方。听母亲说，从她记事起从未见过外婆身着过旗袍，

可外婆一直把这件蓝阴丹士林布旗袍珍藏在她的樟木箱里，因为这件旗袍是外婆最早的一件正装旗袍。

明亮的阳光中，外婆轻抚着旗袍。对

于那些谧藏在收腰、打裱处的峥嵘，外婆似乎欲言又止。看得出来，这件旗袍于外婆而言不仅仅是跟随多年的旧物，更是代表往昔静婉的奇珍。倏乎，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外婆身着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影像。细碎袍摆合着富有韵律的步态微微轻扬。及膝开叉、窄紧适宜的袍身，愈显身材修长。简约的一字盘扣及精细的滚边，较之炫目的金刚钻点饰，那自然是最为温和的张扬。脖颈在紧扣的立领修衬下亦显得更为顷长。影像中外婆眼角眉梢的淡定，雅致大方的身影，无论在哪个视角，都避讳不了的美，不经意间令人无限神往。如今，追忆起自己关于旗袍的情结，应该就是始于那个时候。

解放以来，历经数次规模不等的运动，我的祖母成为了一名靠自己双手丰衣足食的劳动人民。然而，在一些生活的细微之处，祖母仍旧不时流露出些许前朝遗风。当旗袍的盛世已暮去时，祖母将素来身着的旗袍变更为大襟衫，只因她依然钟情于那种别致的衣襟，以及缠缠绕绕、花样精巧的盘扣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一切事过境迁。那些当年的洪帮老裁缝早已退隐江湖，销声匿迹，而新手裁缝的手艺有如偷师学来的一

般，独缺那点游刃有余，对于大襟衫领口、衣襟的裁剪分寸总是拿捏不好。这便苦煞了习惯且偏爱穿着大襟衫、却又疏于女红的祖母。她从母亲处得知外婆精于女红，祖母即登门告求于外婆，外婆获悉后，亲自为祖母量体裁衣，绱针密缝。事后，当祖母身着出于外婆巧手的大襟衫，万分感谢之余，对于外婆的女红更是啧啧称赞。

《花样年华》里的张曼玉将旗袍演绎得摇曳生姿，旗袍将张曼玉彰显得从容高雅。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寂，几代女子心中关于旗袍的情结又再次被挑起。我便自然成为慕名潮中的一员，也梦想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旗袍，便缠拗着外婆也给我做一件。外婆却摇头说道：“年轻人穿旗袍，不好，不好。”于是乎，我的旗袍梦也就在这声声“不好”中成了镜中花，水中月。

而今，回想起在街头，往来的大众间，也曾遇见身着旗袍的女子迂回展步。氤氲般光泽的华丽缎面，精巧细致的盘扣，恰倒好处的收腰与打裱将女子的曼妙婀娜展现无疑。陶然之余，总觉得缺失了什么。这些缺失是现如今粗线条的速食时代所承受不起的。不难想象，一个身着旗袍的女子夺步争上地铁时，发觉细碎的款摆被夹在电子门时的窘态。的确，旗袍的盛世正犹如外婆的青春，雨飞云飘地渐行渐远了。

春华秋实几十载。每次晒霉过后，那件蓝阴丹士林布旗袍一如既往地地被外婆仔细地收纳在樟木箱内。旗袍静静地摆在那，虽是无声无息，然而却从箱笼中透出了一种无形的东西，一种仅属于她的隽永。

